

兩漢書疏證



兩漢書疏證



後漢書疏證卷四

吳 沈欽韓撰

第五倫傳 以次第爲氏

通志氏族畧引風俗通曰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爲第八門田氏焉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矯陌上號爲道士

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列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王瓊錢鏗之倫也

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鵬冠子學問篇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

扶夷長

一統志夫夷故城在寶慶府新寧縣東北

裁留一月糧

北堂書鈔續漢書云倫俸祿常取赤米謝承書曰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淚又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清約守貧茹荼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爲天下之最也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

東觀記玄賀遷鄴令政化大行沛郡守當云國相沛王

輔以建武二十年徙封

北堂書鈔東觀記賀玄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糲姚本東觀

記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皆誤以賀爲姓文和則

其字也

代牟融爲司空

華陽國志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

之曰昔第五伯魚自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矣蓋漢世以爲美談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

晏子內篇苦身爲善管子法禁篇勤身遂行說人以貨

財濟人以買譽聖王之禁也

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北堂書鈔三輔決錄云孫晨爲郡功曹將軍馬防聞名

餽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閤內

御覽四百八十五三輔決錄曰

孫晨字允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簣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薪一束暮卧旦燒之

袁宏

紀章帝以錢二十萬使防與扶風平陵人賈逵

以身教者從

晏子雜篇下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

心莫若教也

少子頡嗣

按倫在位時未有封爵此嗣字衍

論曰非夫愷悌之士

按倫之赤米布被非以概諸人也以律身也律人則刻
律身何傷攀車上書去思如是非豈弟君子孰能之

以弦韋爲佩

華陽國志杜泰姬云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
弦以自急以董安于爲宓子賤

種傳

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超弟子范書李雲死
在延熹三年按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

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
校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死按超傳云以三年卒其在雲死前後不能
定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鄧后與封五侯事皆
左二年袁宏紀作二年似近之

大山賊叔孫無忌等

考異曰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
臧旻訟種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
能降無忌此說妄也按溫公謂單超已死與種事不相
當容可致疑然亦只據楊秉傳爲河南尹事以至齟齬
蓋秉傳之誤若單超陷種其事炤灼不應矛盾若此至

衛羽說降無忌等則應有之事段頌傳云大山琅邪賊聚眾三萬人皇甫規傳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又方術傳趙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宜發五陽郡兵則其徒黨熾盛積爲巨寇羽所說降僅三千人何能消滅時宦官恣睢以其喜怒爲功罪無妨外方升降內已定劾如此等事儕輩不少溫公譏范之妄未免免抑

高密甄子然

甄子然見孔融傳劉知幾議孝經引鄭志有答甄守然書亦是此人訛子爲守

危者易仆

文子上德篇傾易覆也倚易輒也

徐州從事臧旻

魏志臧洪傳注父旻以徐州從事辟司徒府

注 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

按文當云說汝陰侯言之高祖

卒於家

按種有子巡羣輔錄云第五巡字文休種之子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杜陵韋端字文休位至涼州刺史太尉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見三

輔決錄

鍾離
意傳少爲郡督

北堂書鈔意別傳曰西部都尉南陽任延以優文召縣
曰都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
備應令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者

會稽大疫

御覽

二百五
十三

別傳曰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

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
不冠身循行病者家入門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
其所臨戶四千餘人後日府君出巡災眚百姓攀車啼

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身自隱親

晉書閻續傳隱親侍養按隱殷古通爲憂

舉孝廉再遷

北堂書鈔別傳曰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部從

事三府側席

陳禹謨補

又按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

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賁賢者乃表上尙

書又云鍾離意舉孝廉爲天下第一

以見霸曰

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按鄭詩禮箋注並言

之

遣令長休

管子輕重甲民無以與正籍者與之長假長休卽長假
建進藥而死

御覽

三百四十一

意別傳曰意爲瑕邱令立春遣戶曹史檀

建齋青幡

原本幡上有幘字

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

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言所以不受青幡者
以自有也意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
聞也因出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父問之曰朝大
士眾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旣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

何謂也得無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幡意語父
父默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
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及加人長假無期
惟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又二百六十
八別傳曰男子兒直勇悍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
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曰令昔
嘗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
謀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由是相率爲善所謂
上德之政鴈化爲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曾參同車

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
不宿

尙書案事誤以千爲百

初學記意別傳曰意爲尙書僕射其年匈奴來降詔賜
縑三百匹尙書侍郎暨酈受詔誤以三千匹賜匈奴詔
大怒鞭酈欲死意獨排省閤入諫明帝以合大義恚損
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尙書幾誤降威於此郎

藝文類聚引此

云敕大官掾
賜酈藥酒

自起撞郎

鄧析子無厚篇爲君者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豈在振目搯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魏志裴潛傳注
魏畧曰韓宣黃初中爲尙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
前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特原之晉書山濤傳詔杖左
丞白襃杖五十御覽六百五十傅咸集曰咸爲左丞楊濟與
咸書曰乍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怛然相念杖痕
不耐風寒宜深慎護則是後世丞郎亦被杖也南史蕭
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
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
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
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郎又

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
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自
奉勅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
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綏之澤帝從之
德陽殿成

藝文類聚八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游容萬人自偃師
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按此條注引東觀記意在堂邑云云當在前文遷堂邑
合之下北堂書鈔御覽皆引之